

[日]夏树静子 著

# 住宅悲剧



群众出版社

# 住宅悲剧

〔日〕夏树静子 著

高增杰 郝玉珍 李丹 译

群众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北京

夏樹静子  
家路の果て

---

根据講談社昭和56年10月一版本译出

住宅悲劇

〔日〕夏樹静子 著 高増杰 等译

---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通县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75印张 165千字

1988年7月第1版 1988年7月第1次印刷

---

ISBN7-5014-0109-8/I·29 定价：1.80元

印数：00001—8200册

## 内 容 简 介

本书原名为《归途的尽头》。作者在小说中描述了几个普通人购置住宅，得而复失的故事。作者在书中勾勒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为生计而忙碌的下层劳动者的群相；描写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靠薪金度日的人们生活艰辛、朝不保夕，在长时间的班车上颠簸和偿还住宅贷款的苦苦折磨下虚度人生最美好时光的残酷现实。

该书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尔虞我诈、以金钱为转移的人际关系。小说情节看似平淡，却娓娓动人，读后发人深省，不失为一部佳作。

作者夏树静子是日本著名女作家。她的作品深受广大日本人民的喜爱，如《W的悲剧》和《大教堂》等作品都深受国内外广大读者的欢迎。



## 目 录

序 曲 .....	( 1 )
第一章 向阳的斜坡 .....	( 7 )
第二章 缩短公司与住宅的距离 .....	(32)
第三章 裂纹 .....	(61)
第四章 暴雨之后 .....	(98)
第五章 怨恨 .....	(122)
第六章 夕阳下的空宅 .....	(141)
第七章 交错点 .....	(180)
第八章 诀别之日 .....	(214)
尾 声 .....	(239)



## 序 曲

---

11月末的一天，这一年头一次刮起了刺骨的寒风。

傍晚7点15分前后，多摩河六乡桥西南数百米远的一带街区，突然浓烟滚滚，火光冲天。

这一带街区离站前的繁华区很近，遍布钢厂、仓库和研究所，猛一看去，一派工业区的景色。再往南一点，就是法院、检察厅、市政府等各类政府机关。

然而，唯有烈火熊熊的这一块区域，房屋拥挤不堪，鳞次栉比，聚集了外观各不相同的土耳其浴室和汽车旅馆。

商业街道、政府机关和工厂，还有低级娱乐场所，拥挤在半径不到一公里的这块圆形区域内。这种状况似乎也象征了这个城镇的总体结构。

一缕青烟先从那些模仿西方古城堡的汽车旅馆尖塔的缝隙处冒出，转瞬间便变成一股夹杂着火星的浓烟，冲向夜空。

附近公路上行驶的汽车陆陆续续停了下来，司机们看火灾入了神，周围一带的交通很快就堵塞了。妇女的哀叫声四处迴荡，许多人衣不蔽体地从附近的土耳其浴室或汽车旅馆里奔跑出来。

当两辆消防车赶到时，火灾现场周围的三条狭窄的街道上，转眼之间也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正好是星期六晚上，



商店和车站里人群熙熙攘攘。于是，他们也一下子涌了过来。

不过，看热闹的人们却没能看到染红半边天际的熊熊烈火。直到昨天，一连下了两天雨，周围很潮湿，而且汽车旅馆又是用混凝土和新型建筑材料盖起来的，所以，尽管浓烟滚滚，气味熏人，他们也只不过看到令人可怖的不时闪现的火舌而已。

不到30分钟，火被扑灭了。

聚集在周围的人们似乎并不想立即离去。汽车旅馆依然保留着原状，屋顶上的三座尖塔安然耸立。人们心里都在猜测，烟消以后，大约会从建筑物里抬出几具不堪入目的女尸吧。

公路上的汽车好容易才开始移动。警察已经出动，着手整顿交通。

这种时候，最方便的要数摩托车了。尽管汽车停了有一公里远，它却可以象游鱼般地穿梭于汽车的间隙里，不断驶向前去。

特别是这一辆摩托车，它比周围停着的汽车启动稍早一些。当尖塔冒着黑烟，余火还在隐现时，骑在车上的人已经拧正了倾斜着的前轮。看他的动作，似乎还想再看下去；然而他却尽力压抑着自己的好奇心。他看了看前方，启动了引擎。这辆车是那种俗称轻骑的50毫升的小型摩托车，零件都已生锈，破旧不堪。骑在车上的人是个身材瘦瘦的小伙子，穿着一套暗绿色的工作服。白色的安全帽下面，露出一只小小的鼻子和讨人喜欢的尖尖的下巴。

破旧的小型摩托车穿过还停着不动的汽车，转瞬之间已



经离开火灾现场疾驶而去。

公路几乎和多摩河平行，东面一直延伸到河口处填海造地的地方。填海造的地尽头座落着驳船的码头。

公路夹在工厂和临海铁路货运线的中间。小型摩托车一股劲地飞驰在宽阔的公路上。摩托车速度平稳地超过公路上的大卡车向前奔驰，可见，驾驶摩托车的人技术十分熟练。

但是，他的样子和飞车帮的那些年轻人却不尽相同。首先，摩托车是小型的，而且车后的衣架上还拴着一个带提手的小公文包和一只暖水瓶。

此外，冒着凛冽寒风的这个小伙子，苍白的脸上蒙上了一种忧伤疲劳的暗影。这和飞车帮的年轻人那种狂热和陶醉的神情根本不同。

在“银河”汽车旅馆的火灾现场发现了一具烧死的妇女尸体。尸体倒卧在二楼的走廊上，身体几乎没有受到火焰的烧烤，因此大家认为可能是烟熏，或者是因新型建筑材料燃烧产生的有毒气体窒息而死。

根据服务台管理员的证词，发生火灾时，汽车旅馆里共有17个人。3名工作人员，两人一对的旅客共有七对。这些人都是两小时之内的“休息客”。恰值星期六晚间，汽车旅馆正是生意兴旺的时候。

17人中，3名职员和四对旅客已被消防队员救出，另外的6人销声匿迹，大概是混在看热闹的人群中溜走了。

死在二楼走廊的这个妇女似乎就是这6人中的一个。

“我没见过这位妇女。不过，可能是二楼七号房间那位





客人的同伴。”在警察局停尸房辨认尸体时，旅馆的管理员回答说。他已经了解到这个妇女死去时倒卧的位置。

“她的同伴是个什么样的人？”警察问道。

“没有仔细看过……不过好象年岁已经不小，戴着墨镜。”

就汽车旅馆的营业来说，客人和工作人员的接触越少，旅客们就越满意。“银河”旅馆也一样，小窗口处只点着一盏昏暗的荧光灯。办理租房手续时，服务员只是询问一下旅客逗留的时间，然后安排房号，递给钥匙。

“年岁不小，是多大岁数？”

“50岁上下吧。不，也许还要年轻一些吧！”

“开车来的吗？”

“不，好象不是。”

“银河”旅馆的停车场能够停的车数比客房数少。由于地理位置方便，有不少成双成对的男女步行前来。它虽是汽车旅馆，但称它为幽会旅馆也许更为合适一些。

“那么说，是那个人带着这个妇女一起来的啰？”

“对。我记得是这样。”

管理员的目光停在妇女的深褐色毛衣上，迟疑地点了点头。从穿着上看，这个妇女象是一个朴素的家庭主妇。她的年龄似乎也正是中年，40岁出头的样子。

这样看来，这一对当中，男的顺利地逃离了火灾，而女的来不及逃出就被烧死了。男的会就此隐匿踪迹吧……

女尸身份不明，被运到医科大学，由医生进行了验尸。

这样做本来是由于怀疑与犯罪有牵连，但这个妇女的肺部



明显地呈现出窒息反应，因此医生做出结论，认为这是烟呛导致的窒息死亡。

同时，警方勘察了起火原因。

原来火源来自一楼的客房。起火原因推断是躺在床上抽烟造成的。

起火三四十分钟之前，一对年轻男女结账离开了那间客房。客人走后，服务员曾对室内进行检查。那时，未发现异常情况。但是有时落在枕头下面没完全熄灭的烟头在30分钟甚至一个小时之后着火的情况也是有的。

女尸保管在医科大学的冷藏室里，身份尚未查明。警方将现场指纹与警察厅收藏的犯人指纹档案进行了比对，结论是无一相符。

警方期待着一起去旅馆的那个男子前来认领，然而，这种希望也落空了。

于是，警方列举了年龄、身着衣物以及血型等可以判断清楚的特征，在报纸上登出了启事。与此同时，县警察总部也将之与其他的离家出走的寻人申请进行了比较对照。

报纸登出启事4天时，火灾发生已经整整一周了。就在这腊月的一天傍晚，一名居住在本市的中年职员来到警察局，提出目前不明身分的尸体可能是自己的妻子。

警察立即陪他来到医科大学，让他看了业已冷冻的遗体。他当即确认，表示确凿无疑。

“就是在发生火灾的那天上午，我爱人说她要到小田原的娘家去，离开了家。她说，年已80的老父亲身体不好，去侍候一周左右。看到报纸的时候，我不知为什么感到心里一阵慌乱，但又觉得不会如此，打消了这念头。可到今天早

晨，爱人还是毫无消息，于是给岳父家打电话询问，才知道她根本没有回娘家。岳父家只是听她说要去，可没说什么时候，因此他们也没介意。我怕万一真是她，于是就到您这里来了。”

他有气无力地嗫嚅着，好容易才能听清他的声音。

“……实在想象不到。和她在一起的那个男人，我是毫无线索。回想起来，我爱人过去确实经常回娘家，一去就离家好几天。可无论如何也没想到竟然如此……”

他痛苦地扭曲了面庞，似乎不敢正视警察的目光。

“说不定他看到报纸的时候就马上就察觉到了。”

当他在警察局办完了认领遗体的手续离去之后，年纪差不多的刑警主任说出了自己的印象。

“他心里明明白白，可拖到今天才来认领。这大概一方面出于当丈夫的尊严，另一方面也太令人羞愧了。”

周围的警察们脸上也露出怜悯的苦笑，赞同地点了点头。



## 第一章 向阳的斜坡

---

仁科秋雄小声地哼着歌，走在公司宿舍之间的小路上。

公司的职工宿舍盖在一片丘陵地上，离他上班的川崎市登户工厂还不到500米。要是平常，他加完夜班之后，9点半左右就可以回到家里了。这天夜里，他回家时已经11点过了。他和四五个属员一起跑到市里喝了几盅回来。对于平时生活俭朴的他来说，这真是极少有的奢侈。

职工宿舍象集体住宅区那样由两栋楼构成，仁科住在东北楼。这一栋楼靠着路边，冬天经常遭到从多摩河刮过来的刺骨寒风的侵袭。

虽然穿着大衣，可他还是紧缩着肩膀，不停地哼着歌爬上楼梯，按响了三楼自己家的门铃。

妻子征子好象早就在等他回来似的，打开了门锁。

“回来了！”

“啊……我已经吃了饭。”

他边脱大衣边走进12平方米的房间，从上衣口袋里掏出记事本和打火机，照往常一样放在电视机上。征子从背后凝视着丈夫。她没有责备丈夫出去喝酒的意思，眯缝的眼里反倒显露出喜悦的神情，象是在期待着什么。

仁科却象是故意撩拨她似的慢悠悠地解下领带，然后又

把上衣套在衣架上。终于，他从上衣的内口袋里掏出一个厚厚的白信封，递给了妻子。信封上印着两个粗大的字：“奖金”。

征子双手捧着接过来，问道：

“增加了？”

“对，二个半月。”

“真的？”

“当然啰。你看看就知道了。”

征子启开胶纸封，瞥了一眼里边，又赶忙把信封抱在胸前。

“这下可好了！”征子叹息似的颇有感触地说。

尽管从秋天起就知道奖金从今年冬天要增加到两个半月工资的数额，可只有真正拿到手，才感到喜悦和安心。对于仁科来说，这种感受就更加刻骨铭心。

他所在的“的矢纺织公司”是一家在交易所二部登记的公司，论规模仅次于九大纺织公司。总公司设在东京的大手町，三个工厂分别位于神奈川县境内。今年秋天，仁科已满36岁，在登户工厂工务处当技术股长。

纺织业的行情，在1950年和1951年朝鲜战争时达到繁荣的顶峰，后来它就进入产业萧条的行列之中。50年代，化学纤维业一跃而起，60年代合成纤维开始冲击市场。1973年发生的石油危机使它再次受到沉重打击。

的矢纺织公司也经历了漫长的艰苦时代。但从1978年春天以来，市场情况变化微妙，再加上日元趋于升值，开始出现了好转的征兆。长期以来，每年的奖金只相当于一个月的工资，今年夏天增加到一个半月，到12月终于发了相当于两



个半月工资的奖金。对于职工和家属来说，这不单单是一个钱数问题，更给他们带来了未来的美好希望。

“今后大概要走上坡路了。”

仁科说话的声音也流露出少有的喜悦，接着他打开了隔壁房间的拉门。在这套两居室的单元里，其中一间10平方米的房间中，上初一的女儿和上小学五年级的儿子早已进入甜蜜的梦乡。房间里放着两张书桌和两个书架，两个孩子在剩余的一小块空地上勉强把被褥拉开，背对背地蜷缩着身子躺着。

“今晚倒是拉开距离睡下了。”仁科关上拉门，在小桌前坐下来，苦笑着说道。

“吵了一顿架，闹得好凶啊！”

姐弟两人挤在一间窄小的房间里，吵架已经是家常便饭。

征子泡好了茶，收敛了刚才脸上的笑容，皱起眉把目光落在了自己的膝上。

“今天打架，真有点令人难堪。”

“怎么回事？”

“礼子说阿升动了她的例假带，那一个说没动……”

“……”

“可能是阿升偶然打开抽屉发现了，不过是觉着稀罕看了看罢了。可礼子不这么想。两个人越吵越凶，最后礼子说是要离开这个家……”

近来孩子们发育很快，礼子已在三个多月之前来例假。正因为如此，她正处于最为敏感的年龄，就连仁科这个当爸爸的在女儿洗澡时也总要格外留心避开。要是两个孩子都是男

孩，或者都是女孩，那倒也好办。他早就预料到早晚会遇到这类问题。

不仅如此。两个孩子睡在隔壁，只隔着一层隔扇，夫妇之间的亲昵近来也只能不出声息，速战速决。

“已经到了极限。”

征子嘟哝了一句。仅仅这一句话，仁科已经明白了其中包含的种种含意。

“山冈他们家好象是终于下了决心。”

仁科把脑子里想到的话说出了口。

“他好象在百合丘找到了合适的房子。虽说是旧房子，可独门独户，而且还有个院子……”

山冈和仁科同一年进公司，如今在厚木工厂当股长。他俩在公司里走过的道路几乎完全相同，家庭成员也大体相似。不同的是山冈在石油危机之前的1973年春天早就用贷款在海老名买了一套三室一厅的住宅。

“他现在的公寓大约卖了1500万元。买的时候花了800多万元。虽然他一直唠叨说每个月要还3万，发奖金的月份要交10万，实在苦得很。可如今想起来，五年半时间里价钱几乎涨了一倍。即使还掉剩余的借款，手头还剩下900万。他说要再借两千万买一所住宅。”

“越是早买的人越合算呀！”

“也许是这样吧！不管物价和利息怎么上涨，总是赶不上城市四周地价的上涨率。早知如此，还不如不存钱。艰苦一些借笔钱买所带地皮的住宅，等它涨价，这也许更合算。总之，日本的地皮数量有限，虽说会有一时波动，反正总是要涨价的。”



“涨了价，再把它卖了，另找好地方重新买一处。”

山冈的情况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如果简单地算一下，他在五年半时间里赚了将近900万。在同样的时间里，一般职员想要存这样一笔钱，那简直就不可能。

仁科和征子默默相视了好一阵。然而，即使只是这样，他们似乎也感到欲望和焦虑一个劲地涌上心头，刺激得对方更加烦躁。从13年前两个人结婚时起，他们就怀着一个共同的愿望，要早一天购置自己的住宅。为了实现这个愿望，仁科尽量减少喝酒交际，征子也一直紧缩家庭开支。尽管如此，每年也不过存上50万元钱。照这样子，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实在前途黯淡。而在这期间，地皮飞涨，实现愿望的日期反而越来越远了。

“是不是咱们也该下决心了……”

征子先说出了这句话。她天性外向，性格好强。也许感到“已经到了极限”的首先不是孩子们，而是征子自己的忍耐限度。

“是啊！公司也日渐好转。要打算买房子，只有趁我还在工厂工作的这段时间里了……”

仁科是慎重派，可他也象是促使自己下决心似地自语着。现在他每月的工资能净拿20万元，其中包括3万元的加班费。只有在工厂工作，才有加班费。

他日渐开始产生这种想法，也还考虑到了其它的客观情况。1978年4月以来，住宅贷款的利息已经降至7.62%以下。可是，地皮的官价却从1976年和1977年~~保持~~持平状态一下增快了上涨的速度。地皮的实际交易价格要~~比~~每年4月1日报纸上公布的官价高出一倍。尽管因地而异，~~但~~富你既然出



现了上涨的征兆，这就又给他急于买房的心里浇了一股油。

“干脆买一套宽绰点儿的公寓吧！”

“哟，买楼房还不如……反正也是买，还是独院好。”

“可那就只能买所小房子。上班也要远多了。”

仁科也感到独门独户的诱惑，可感情上觉得买公寓负担要轻一些。

“就这一点来说，要是买公寓，花钱一样多，可说不定能住得宽敞些。还能找个比较方便的地方。只要设计合理，既不自花了钱，居住条件也好一些。”

“可公寓旧了怎么办？要是象山冈他们那样卖个好价钱当然好。可你不也常听人说，有些公寓住进去之后才发现有毛病，再不就是邻居成分杂乱，变得象贫民窟似的。即使不是如此，也还是不好办。就住宅问题，专家前些时候在报上发表文章说，1973年和1974年时盖了不少公寓楼，如今因为面积狭小想卖都没人要，简直是毫无办法。”

由于住宅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关心内容，征子也常翻阅资料，几乎不亚于丈夫。

“那倒也是。公寓住得陈旧不堪，大概是个问题。因为地皮登记算是集体公有，虽说是自己的，可也如同不是自己的一样。所以房屋破旧了，财产的价值只有跌落……”

如今城市里大厦林立，千姿百态，据说全国每年要建起10万套公寓住宅。想到10年或20年后那些早期建成的公寓要陆续老朽，仁科心里也袭上了一种可怖的感觉。据说美国城市中早年建筑的高层公寓住宅现在已经是一片断垣残壁，公寓被人无情遗弃的景象到处可见……